

◆金国泉专栏·雷池著录

◆人间小景

◆小说世情

水上茶马古道 ——华阳码头

我说的这个码头是一座已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大轮码头，准确一点叫华阳大轮码头，它坐落于安徽望江县华阳镇境内。

20世纪甚至以前，陆路大多走不通，走不通陆路当然就要走水路。水系发达，水路当然就四通八达，尤其大江南北。承载一切也封堵一切的水路成了商贾百姓走南闯北的唯一要道，热烈到辉煌。

华阳镇古雷池所在地，成语“不越雷池一步”典出于此。据有关资料显示，上至九江，下至安庆，长达几百公里的浩瀚水域，居然就只在这个几无城市气息，只有稻草麦稻及鸡犬翻飞的地方存在着。华阳大轮码头，无疑如一颗明珠散落在草丛乱花之中，当然就更加耀眼而飘香，所以望江县的华阳镇便有了小南京、小上海之誉。

华阳码头雏形应该在鲍照写下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之前，否则，鲍照怎么会弃舟登岸？清乾隆《望江县志》载：地虽偏，为楚豫门户，雷口又利治艘楫，飞驶南北，时为繁地。由此或可推鲍照弃舟处当属今日码头形成之所，只是史料难寻，踪迹难觅。或许历史常常就是这样推理的。

也不是完全没有史料。据传，明代官方在此设有驿站，洪武年间在驿站设驿舍，配置十三艘帆船。清初时设递铺，人员编制除驿丞外，有十名皂隶，八名吹手，七十名水夫，如有紧急公务，则以火牌临时雇佣农夫，可见当时之盛大。由于望江乃鱼米之乡，那金黄的稻谷、晶莹的米粒也多有辐辏车马经过这里，分别流向芜湖、长沙、九江、无锡而集散，华阳码头犹如茶马古道，那些商贾的身影，那些米号、粮行的行头几百年来在这茶马古道上马帮一样闪烁、荡漾。不可否认，他们因有了这处码头而行走千里，富甲一方。

清朝同治年间在此设下长江水师华阳营游击署，宣统末年，清末民初，招商局开始在这开辟轮船码头，先后停靠过安庆至九江，安庆至太湖徐桥以及日本日清公司和英国怡和公司的长江小轮，从此，华阳码头登上历史舞台，周边的宿松、太湖、潜山、岳西等县背靠大别山，欲与外界相通相连，最好的通道只能依托华阳这个水运码头走南闯北，出入苏杭湖广。由于长江崩岸和淤滩，风光了几百年的华阳码头无法停泊船只，码头便上移至五公里外的磨盘洲。20世纪初，战火频仍，华阳码头时断时续，时有时无，新中国成立后至一九六六年，华阳码头正式恢复运营，并首次书“大轮”二字。据说华阳大轮码头为周恩来总理亲批。因当时有关方面想撤销这个农村大轮码头，总理指示大意如下：旧政府尚能设置农用码头，我们共产党岂能将它撤去？由是，万里长江唯一一座不在城市且停靠大轮的支农码头得以留存。上海的粮食，棉花，南京的牲畜，禽蛋均经此出入。

我曾在这处码头采访过一位耄耋老者，他就是其中自带体香的一位，很巧的是他以父子两代人的经历见证了这个小南京、小上海的荣枯。一九六六年，大轮码头开始恢复运营时，他便从部队退伍分配到码头工作，后在此开枝散叶，一直没离开过这里。老人偷偷告诉我，这里当时外面的姑娘想着法子嫁过来，里面的姑娘想着法子不嫁出去，宛如随江水飘散而来的泥沙，沉淀下来就不想离开了。他当时也是就地取材的。他还笑着告诉我，这省事多了，不烦分居，不劳动，家比这码头还要稳固与烟火燎。那时候除了电影几乎没有其他娱乐活动，县城的青年男女，三五成群，两两结对，每至傍晚或周末必到此打卡，或看渔家灯火，或听江涛拍岸，或赏春江花月，往来自比县城多多了。那时国堤同马大堤在这处码头十几公里内，大家不叫它同马大堤，而活生生地改称情人堤，亦可见出当时青年男女在大堤上“七八个星天外，三两点雨山前”的姿态。

万里长江始终以其不息的江波供奉着这里的一切，以翻卷的浪花培植着这里的一切。这里皖鄂赣三省往来穿梭，鸡犬相闻，连襟联姻，大家说的都是湘赣语系，吃的均为麻辣杂碎，唱的皆为一曲黄梅。黄梅戏现为国戏，全国五大剧种之一，此地家家户户，老少妇孺没有不会的。有老人告诉我，一代黄梅戏宗师严凤英得知华阳大轮码头的别致，便破鸿蒙般在此大唱黄梅三天三夜，千人空巷，几个准备贩卖鸡雏至下江的湖北佬由于着迷于风姿，几担子鸡雏雏全部因此饿死，于是带着几句半生不熟的黄梅调灰溜溜、轻飘飘地回家了，有人偷偷就此编出顺口溜：“上有九头鸟，下有湖北佬，几个湖北佬，粘上了黄梅调，几担子鸡雏雏死翘翘！”

这翘也是翘翘的翘。只是我现在描述起来有些隔山听雷，其声也。

的确，华阳码头似走向了它的反面。但相反的东西往往具有创造力。华阳码头几乎背叛了它繁华的全部过往，我无法预算它可能的前进方向。但这江堤之上仍然绿莹莹，有房舍几许，有黄牛数匹，有八哥立于牛背之上，有起吊机三三排列，参差不齐，几辆小车翻腾着，这些人一笔一画、有张有弛正勾兑着他们的日出日落，远处依稀可辨，一座新建的长江大桥——望东长江大桥横卧于大江之上。



金国泉，男，安徽望江县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诗歌、散文、文艺理论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文艺报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散文百家》《扬子江诗刊》等。著有诗集《记忆：撒落的麦粒》《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》《金国泉诗选》及散文集《大地苍茫》等。

人在草木间

姜季红

水秀山灵犹如仙境。都说高山云雾出好茶，黄山上终年四季云雾缭绕烟霞蒸腾，植被尤其茂盛，这里出产的茶自然会沾染上山川之灵气草木之精华。

有一次，我跟朋友去黄山脚下的乡村游玩，村子四周山谷环绕，遍布溪流和清泉，颇有世外桃源之意味。村人多以种茶为生，从村口眺望过去，一畦畦茶树层层叠叠满目苍翠，像绿色的波浪起伏山间。茶园里还种植着一些果木、松木、花草之类，据说这样花草果木的香气就会渗透到茶叶里，泡出的茶有天然植物的清香。当时正值清明前后，村里人家的门前，都放着一个圆竹匾，里面均匀地撒着采摘的鲜茶叶，碧青的新芽，绿得能滴下水来。摊晾是使叶片变软，便于下一步茶叶的制作，同时也可以减少茶叶的青草味而产生清香或者花果香，滋味上变得甘醇而不苦涩。



◆草木情深

香樟礼赞

余毛毛

城市生活了五十多年，我能算得出来。我在江西婺源看到过要五人合抱的大香樟树，那真是棵神树了；我也在城市的角落落里找到过要两人、三人才能合抱的大树。

香樟树总是给人一成不变的感觉，其实这是人们的错觉或不关注。香樟树在每年的三月开始进入动荡期，但它并不是集体行动，而是一棵棵的单独行动，在一片香樟树林或香樟树带中，几棵树的生长是不会引起人的关注的。香樟树的低调性首先表现在它的开花，香樟的花没有繁复、艳丽、动人的花瓣，只是一小丛淡绿色的细细的花茎，被几片新生的淡红色的叶片衬托着，而且香樟树长得高，所以极易被人忽略；二是它树叶变色的方式的低调，它不像别的树，叶子哗啦啦地在几天内全部变黄或变红，它是有选择性的，在你以为还是满树绿叶时，其中有些已经变红了；再就是掉落树叶方式的低调，它总是不起眼地掉落，怎么掉落也不会影响满树的碧绿；四是补充树叶方式的低调，那新长的淡红色树叶要不了几天也会变成绿色，所以你根本看不出树叶数量的减少。没

有人能画出香樟树枝的线条，因为它的树枝从来就没裸露过，它总是那么郁郁葱葱。香樟树整体树龄换叶的时间非常漫长，你如果有心，你从三月到六月，都能看到树下掉落的红树叶。它们一棵一棵地变，这棵变完了，那棵才开始变……它们是一个集体，有共同行动的趋向，但行事的方式却非常独立和隐秘，它们不把这个世界一惊一乍的感觉，但它们却给了这个世界以和谐和秩序，它们的存在惠及众生，但你用不着感谢它们，它们是神一样的存在，饱含慈悲。

但香樟树并不是无所不能的，它也有命门，如同阿喀琉斯之踵，那就是气温太低了不行。前年我看报纸，看到苏北的一个城市，在冬里一下子冻死了五百棵香樟树，我用高德地图查了查，它的距离与我们这个城市不过五百多公里，直线距离就更短了，我看了真是又惊讶又难过。我珍爱香樟树，珍爱我们这个到处都有香樟树的城市，珍爱有香樟树陪伴的生活。有多少时光，我都在香樟树下徘徊、独坐，从它身上汲取那沉稳、高尚、伟岸、又永不失清新的力量。

一株向日葵

刘希

们以后不用买瓜子啦！”

白天，母亲会把花盆——搬到楼下的空坪上，让它们充分地享受阳光雨露，到了晚上再搬回二楼。有一次，她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花盆磕破了，手肘蹭破好大一块皮，好几天不能洗澡刷碗。我有些怨气，说：“就放在窗台或楼下吧，让它们自生自灭。”可母亲觉得阳台光线差，而楼下去了晚上野猫野狗太多担心踩坏花苗，还是执拗地搬上搬下。我看到她蹒跚着下楼，便找来几个结实的塑料袋，这样，她把花盆放在里面，拎下楼就轻松了很多。

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，向日葵长势很好。一个月后，竟有半米来高，一天，母亲搬上楼的时候，发现有一盆被哪个淘气的孩子从中间扳断了，她伤心不已。向日葵长出小圆盘的时候，一盆长势茁壮的向日葵被哪个贪心的人偷走了。母亲又伤心了好久，就只剩了一盆，再不往下搬了。向日葵就放在阳台上，我写作业时一抬

头就能看见，高高的杆子，挂着圆盘，虽然长得很慢，但看着挺养眼的。我被难题困扰的时候，就望一望那棵向日葵，心情就会突然变得愉悦起来。

高考的第一天早上，母亲早早起了床，给我煮了美味又营养的爱心早餐。正当我要出门的时候，她叫住我，从背后拿出一支向日葵花，举到我胸前，说：“小希，祝你一举夺魁！”我惊讶极了，望向阳台，那棵向日葵只剩下光光的杆子了。原来这就是她处心积虑要养向日葵的原因呀。我突然间就感动了。

那次高考，我出人意料考得好，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母亲笑得比我还开心，她一直说是我努力的结果，她不知道，那株向日葵给了我鼓励，让我在考场上如沐春风。

每到高考时节，我都会想起母亲种的那株向日葵，它已经深深地开在我的心里，我此生都会刻骨铭心，倍感温暖。

貂丁

张港

大清那时，兴安岭的索伦人不能种地，不会做工，更不经商，成年的索伦汉子每年得缴纳达到等级的貂皮，才能换回银子，才有衣食食物，故称貂丁。缴不上貂皮，只得穷苦着饿着，为这死人的事也是有的。

一场大雪，压枝盖顶，白了兴安岭。时候到了，索伦人家张罗着进山捕貂拿皮子的事。深山老林，人迹绝迹，可是人间正道、德行操守不能更改半点，坏了这些，就不是猎人，连人都不不是。

老萨热是捕貂拿皮子高手，可是他病了，上不得山。他唤儿子大布库，小布库到跟前站直溜了，将山里规矩，一条一道，唠叨又唠叨。两个儿子应承了，各自背了两遍。老萨热挥挥手：“那就，进山，拿皮子去吧！”

大布库、小布库带着犬，逆顶北风，向伊勒呼里山去。这是捕貂的门口，如果顺风走，貂远远就嗅出人味，早蹿远了。捕貂不能用箭，打坏了皮子，那是罪过；也不能下套子，貂气性大，被套上会挣坏皮毛。捕貂主要是靠索伦犬。索伦犬是捕貂专家，不会咬坏貂皮。

兄弟俩全在算计事儿。大布库算计，这回得了貂皮，带父亲上省城，找最好的郎中。小布库也在算计，这回得了貂皮，带父亲上省城，找最好的郎中。就为这，一定捕到上等好貂。

走了一个月，发现了貂踪。看爪痕，是公的，身长，有力，好貂，好皮子。

一来二去，索伦犬将这貂撵上一棵孤立大树。这树，与其他树枝不相连，貂上了这树，蹿不到别的树上。

索伦犬绕树狂吠。貂被吓得从这枝跳到那枝。但是，怎么折腾也只能在这一棵树上。

兄弟两个细看树上，真是好货色：通常的貂是紫的，可这是头白貂，比普通的貂长出三寸，粗上一寸。这样的貂，是最高的等级。这样的貂，等于白亮亮的银子。

索伦犬对树蹲坐，兄弟二人在雪地上展开袍皮，盘上腿，喝酒，吃肉。

貂这东西，肠短胃小，不存食，饿得快。人在树下又吃又喝，引得貂饥饿难忍，少则三天，最多五天，貂饿得头晕，就得从树上下来，索伦犬冲上前，一口叼住，猎人将貂往牛皮袋子一塞，小绳一扎，一切完事，银子就算到手。

兄弟两个谈天说地，时不时瞭望树上。怪了耶！枝上那雄貂，依然眼光有神，跳动敏捷，并没露疲倦。二人故意把肉烤得香味四溢，故意扔个满地，就是让树上的饿貂闻着难受。

这时，有几只灰鼠过来捡便宜。索伦犬一人在貂，对灰鼠这小角色并不搭理。兄弟两个觉得有趣：灰鼠以松籽为食，却原来也吃肉。小东西越吃，树上那家伙越馋，这是好事。

五天过去了，树上的貂，依然精气十足，一点儿倦意没有。兄弟二人想，也是好事，体力越好是好事。

可是，不对了，都八天了，树上那家伙仍是眼睛闪亮，活力十足。二人细细看，原来它在吃东西！光光的树上怎么它有可吃的东西？

猎人眼力都好，他们看出来，貂在吃肉，吃与自己一样的烤肉。看明白了，是小灰鼠将地上的肉叨给树上的貂。二人大为光火，对索伦犬下了命令，将灰鼠撵远远的。

又过了五天，树上的貂终于垂下脑袋，伏枝子上。又过了一天，白貂缓缓向下移动。大布库将一块香肉，摆在树根。在貂接近肉的分寸，索伦犬猛冲上，一口叼住。兄弟将貂塞进皮袋，扔进些好肉，得胜而归。

回到家中，老萨热问：“怎么用了这么多天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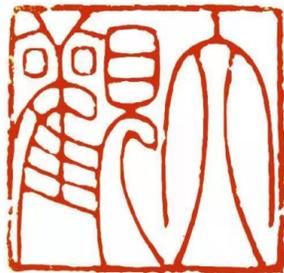
两兄弟你争我抢，眉飞色舞，大讲灰鼠送肉的事。

老萨热一愣一惊，哆嗦上了：“你们，你们，你们敢坏了规矩！这可是义貂！灰鼠冬天住树洞，遇上最冷的年份，有可能冻死。最冷时，貂就将冻僵的灰鼠叨进自己窝里，用身体暖灰鼠。貂对灰鼠有救命之恩，灰鼠为了报恩才救貂的。这是义貂。这样的貂，你们也敢捕！这个规矩，你们也敢破！”

“这，这，这可是最好的皮子。”

“快，快，痛快给我背回山上，哪儿得的哪儿快！”

熬了一冬，熬到开春，兄弟俩跪过爹爹，当兵吃粮去了。



伙伴
李昊天
摄